

太上感應篇圖說

李文田題



施恩不求報

忠字號第三卷

君子以濟人爲念。一念觸發。推恩給之。見得道理自當如是。若施恩于人。而望報。便不是真心好施。所施者亦必皆能報之人。或報以錢財。或報以聲譽。而窮途望恩者。不得蒙其澤。全是一團私欲矣。故必不求報。而後心平。心平而後利溥。方算得真施也。

案吳自修作壽張令。審一大盜。見其豐偉健爽。品貌非常。心竊異之。但盜所犯甚重。欲生之而無路。乃於夜半呼盜至內衙。謂之曰。吾欲生汝。而律無可生。明日解司。吾囑差半路釋汝。可相

太上感應篇圖說

施恩不求報

忠一

樂善堂

借而遁也。次日取銀三百兩。暗囑解差中道共逸。事發。吳以簽差不慎去官。囊橐如洗。家人莫不尤之。吳曰。施恩而望報。不如勿施貧窮。命也。何尤之有。越數年。盜於邊庭立功。躋顯位。思報前德。以書招吳。吳心不欲往。家人強之。乃行至任所。盜事之如父。時刻不離。數日不歸。後堂妻怪而問之。盜語其故。妻曰。君悞矣。妾聞大德不報。彼有挾而求。雖盡囊與之。不足若不遂其意。彼播揚前事。君何面爲官。不若致之死。歸其棺而厚贈之。庶君事不露。而彼亦受報矣。盜恍然曰。卿言是也。遲數日當行之。夫婦私計。不知已爲廚役樊姓竊聽。適進午膳。樊以肴饌不精。破

長舌可異  
盜謀聽妻  
言致負大  
德與非厨  
役私告幾  
致不測皆  
守古烟戒

不受最是  
負德自不  
能善終

賈二十板。樊懷恨。盡將私計告吳。吳大驚。遂棄行李。與樊宵遁。次早盜知之。已遠不可追矣。乃大悔。遣人賞千金送其家。吳却之。不受。值覃恩。吳原官起用。歷任尚書。盜領兵征西域。失機論斬。亦負德之報。

河南劉文正公諱理順。鄉薦後。久不第。讀書二郎廟。聞哭聲甚哀。問之。其鄰曰。渠子出外七載。母老且貧。嫁媳圖活。昨得遠商十二金。今夕卽去。姑媳不忍別耳。劉忽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只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日交官矣。劉曰。速取來。官糧再爲借當。遂假作其子書。言離家後獲利五百。

太上感應篇圖說

施恩不求報

忠三

樂善堂

餘金半月便歸。先寄銀十二兩等語。姑媳得銀信。急告商。還其銀去。越十餘日子果歸。書中所言悉符。子聞駭甚。嘆曰。殆神明憐我乎。合家叩謝。天地。劉公是年會試。啟行前夕。夢鼓吹列炬。二郎神送出廟門。及臚唱果狀元及第。其子後知劉公所爲。踵門拜謝。公竟不認。徐白舫太史桂香鏡

吳郡洞庭山席氏。其先世有諸生。事與此同。其所拯者。係木匠母妻。木匠歸後。細訪知是公。詣謝不認。匠曰。相公行陰德。不居功。小人豈可忘報。聞郎君將娶。小人親造一牀來。願郎君吉利。多男相公勿却。後果連生數子。至今科第連綿。爲洞庭望族。



太上感應篇圖說

施恩不求報

卷三

樂善堂

解網踈囚莫大恩如何背  
 地信妻言他年授首沙場  
 上冷雨淒風泣斷魂

何炳堃跋書

印

堃

與人不追悔

客是病根

誰肯

心有所樂  
尙何悔耶

守候失銀  
之人匪賢  
心地

推解之念。人皆有之。但初念未嘗不善。病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故一念惻隱。慨然與人。復一念係戀。而悔失。我有究竟是吝根。難斷。義利不明。為德不終。貪萌日熾。推此追悔之心。非惟不能與人。將來必且奪人矣。

袁崇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食薄粥。妻孥苦饑。皆出怨言。袁曰。既已與人追悔。何益。爾輩苦元旦食粥。視竝無粥食者。何如。又冬月見赤體者。解絮襖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詢得其故。

太上感應篇圖說

與人不追悔

忠

樂善堂

笑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謂孝也。君凍自己之身。而恤他人之寒。未免不權輕重。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凍。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着之。一日登廁。見壁上掛布袋。內存白物。六大封。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况。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之人。携歸藏匣中。家人面前。亦不言及。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倦。昏然若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前世慳吝異常。一文不捨。今生為宦僕。背主行私。奉命採辦。浮開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惡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以不義得之。以忙中失。



周卹飢寒出本心道  
 途不肯沒多金一朝  
 行滿飛昇去留得高  
 名百代欽  
 何序鏞敬書



天意所與  
年荒施粥  
功德之厚  
上達於天  
矣飛昇固  
宜

之乃係天意。彼已不來矣。無用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盡。家人雖極饑餒。並不沾惠。分文後年。踰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

附唐郭元振。讀書太學。家僮齋錢四十萬。至會有縷服者叩門。以五世未葬。求助。元振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書門下。封代國公。丹桂籍註案下同

宋眉山蘇公仲杲。遇荒歲。賣田以賑其鄰。及冬年豐。人償之。辭不受。由是祖業漸敗。迫於飢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轍。俱貴。

### 太上感應篇圖說

與人不追悔

忠堂

樂善堂

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遇歲飢。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却是今日死。遂分濟之。是夜夢神謂曰。汝濟人心切。上帝鑒之矣。當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瞿嗣興。好行陰德。有一貧人。值大雪。餓不能起。公憐之。攜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糴米。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之。凡肩挑背負諸人。必多償其值。曰。彼胼手胝足。以求利。忍與之較乎。享年八十。無疾而終。子孫累世榮顯。

所謂善人。

承上文是道則進以下至與人不迫悔言如此乃所謂善人也。曰善人則心逸日休之象與前所言貧耗憂患等相去霄壤。此在天堂彼在地獄矣。

元末有儲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每句各編彈詞俾閨門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割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奪湖廣諸郡即偽位國號大漢徵儲不就屢賜金珠幣帛儲不敢辭但藏之箝中留以濟貧家雖缺薪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削平諸亂登極後訪天下隱

太上感應篇圖說

所謂善人

忠

樂善堂

即為善最  
樂意說到  
教子課孫  
更有餘味

習以俛身  
仁以惠眾

逸善士有司交章薦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回奏曰臣草芥餘生恭逢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並以善教子課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日卿不入其黨友諒尊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善德無所不屈信不虛也楚書云惟善以為寶卿可謂國之寶矣御筆親書為國之寶四字賜之另賜束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為雲南布政司孫入太學讀書俟學間有成交量材授職



太上感應篇圖說

所謂善人

忠

樂善堂



卓哉此老獨善其身廣刊

感應太上為心芳聲令譽

上達楓宸親揮睿藻貽厥

子孫

南海何錫疇敬題



人皆敬之

善者人所同具之公理人能全此公理上自王侯卿相下至牧豎村夫無不尊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此豈勢以迫之術以馭之哉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

宋司馬溫公居鄉時聚生徒講學會文之期一飯一麪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第其甲乙畢卽申明孝弟忠信之理娓娓不倦學者莫不感化有鄉老數人以菜羹麥飯爲獻亦求講學公欣然享之如太牢食畢爲之講大學聖經一章衆老退而喜曰吾今知聖人之道矣公每出市人傍立起敬如對神明奉詔赴闕

太上感應篇圖說

人皆敬之

忠九

樂善堂

無人不敬  
非至誠不  
能致此

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相慶曰司馬作相吾輩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其諸部落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擾邊公薨之日帝減膳撤樂輟朝三日都民罷市相聚設位而哭與鬻衣物爲奠如喪考妣四方會葬者數萬人香帛紙錢之類市肆爲之一空蓋從古未之有也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丹桂籍註案



太上感應篇圖說

人皆敬之

忠十

樂善堂

宋代求名相惟公莫與倫  
 抗章能轉日發政盡生春盛  
 德昭今古宏猷壓播紳試觀  
 薨逝日會葬萬千人

樂善堂主人撰句

鄭九晟



天道佑之。

○**註**○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或孤忠可以貫日○或純孝可以格天○或貞女烈士有霜飛星隕之異○或勞人遷客有鯨波瘴癘之危要○皆蒙難自全履險克濟○若非天道所佑○人力豈能爲歟○佑謂愛護而保翼之也。

○**宋**○**劉器**之○登第後○力學不倦○日講性命之旨○人勸之稍息○答曰○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原非兩事○吾僥倖太早○毫無知識○昔溱雕開爲聖門高弟○尙以未能信斯爲歉○我何人斯○敢不自勉○及拜諫官○忠直敢言○累抗疏論章惇○小人不可用人○皆爲咋舌○及

太上感應篇圖說

天道佑之

忠字一

樂善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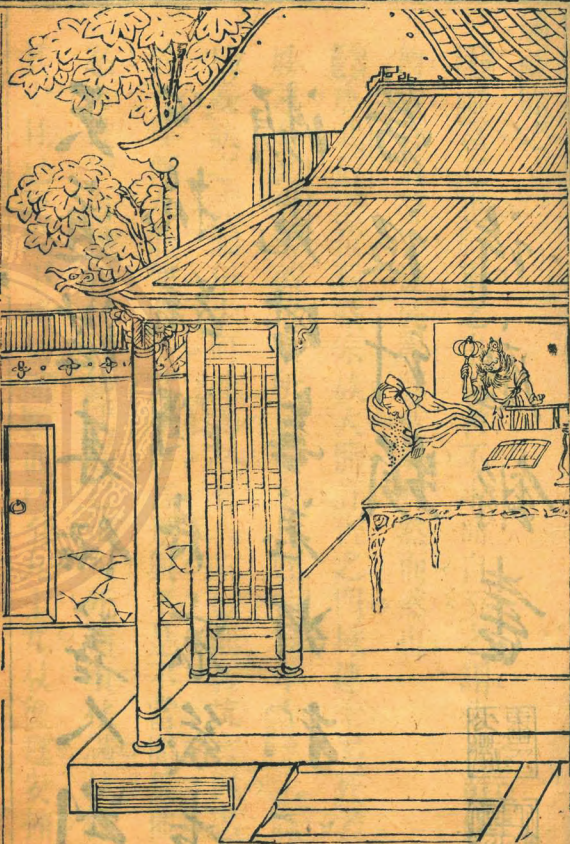
惇用事○修前怨○公遂遠竄○宋時流貶之處○以兩粵爲極惡○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廉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炎日○泛海冒險○監督者不少寬假○人皆謂公必死而竟無恙○時有貲郎揣惇意○欲徑殺公○惇卽擢爲本路判官○其人飛馭來去○貶所纔二十里○止宿驛亭○擬於明日處○公左右震懼○夜半忽聞鐘聲○貲郎知有物擊○大叫嘔血而死○惇復具疏捏奏○誣以重案○殺公○疏未發○而事敗○帝念公前言立擢回朝○歷平章國事○以福壽終○非天佑善人之明驗歟○

太上感應篇圖說

天道佑之

虛

樂善堂



天道茫茫，來佑善人，則  
 公抗疏，觸丹宸，幾盡  
 瀕死，皆無恙，奸相空  
 勞，設計頻。

許應鏞書



福祿隨之

福富之也。祿貴之也。隨者不求而自至之謂。蓋天爵修而人爵從。善氣感召捷於影響。莫知其然而然也。

以徑訟冤  
忠義所激  
死而復甦  
官至尚書  
非人力所  
能為也

唐武后僭位殺戮宗族大開訐告之門株連牽累死者不可勝計有裴尚書被仇家所誣棄市其姪仙客年十七上疏訟冤后庭訊之謂爾年少何能為必有人唆使仙客抗言曰忠孝出於天性何人能使陛下當論臣言是與不是不當問其他后大怒命杖一百纜四杖氣絕武后定法人死猶須杖滿執杖者憐其少且已死以下諸杖備數而已至九十九杖復甦安插邊遠

太上感應篇圖說

福祿隨之

忠

樂善堂

回紇可汗雅重漢人見裴係名臣後裔且通文墨使教諸台吉委之以事靡不妥協遂以女妻之裴由是富有金帛種田則倍收牧馬則蕃息與中國通市得利千萬自成部落富堪敵國矣由邊至京驛遞皆其佈置之人朝中之事纖悉畢知時徐敬業起兵討武后國中有事裴乘機欲歸偕妻與奴婢三百餘人車數百輛馬數百匹連夜私遁回紇怒遣兵追之裴率家僮拒之不勝被執回紇以愛女之故不忍加誅拘禁之以待朝命時敬業之亂既平武后恐前此流人更有異謀遣官安插實暗令殺之也差官承意旨盡殺之裴係待命之人反獲免差官回朝復

命后變顏曰朕命爾安插何故擅殺立付法司典刑下詔凡屬  
流人盡赦罪回家其意以為流人俱盡故施恩以為掩飾之計  
裴適逢其會遂得歸時張柬之謀誅諸武后退居後宮中宗即  
位念裴冤復其家累官尚書計裴一生爵位財產皆不期而至  
可謂福祿隨之矣

宋仁宗時貝州妖人王則反文彥博奉詔討賊一日陞帳議  
事妖人用術飛一大石當頂壓下忽背後有一人抱之離數步  
止將所坐交椅打碎彥博謝之其人曰吾福神也因公忠直故  
來相救言訖不見公後享上壽位極人臣子孫榮盛敦善錄

太上感應篇圖說

福祿隨之

忠十四

樂善堂

西蜀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官光州  
太守平反冤獄聲績丕著首註感應篇助宣教化令人因事求  
理嘗曰做人為官皆不可一日離此書後擢御史中丞年高德  
劭五福咸臻今有李傳行世晨鐘錄

徐太史曰宋鄭清之感應篇序謂舊有集註賅貫殫洽信而有  
徵即李註也迪吉錄謂助天闡教為功厚矣其李公之謂歟  
香凝燕寢訟庭閒想見箋經書掩關太上功臣推第一筆  
垂仙露灑人間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福祿隨之

忠五

樂善堂



舍寬上疏叩金階廷杖  
 已甘碎百骸富貴來時  
 為不得者緣命運有

安排

陳士康書





衆邪遠之

妖不勝德。善人正氣充滿。邪不敢干。譬如太陽一出。冰雪自消。一切不正之氣。遠而避之。不敢爲禍也。

唐相郭元振。未第時。挾策遊京師。至太原。日將暮。居停無所。路傍見一廟。額書烏將軍祠。十分整肅。振偕僕入。見殿階兩傍。俱列粧奩。如嫁女者。然殿上供酒肴。有金介冑。將軍上坐。聞左邊室內有女子啼哭聲。振問爲誰。內應曰。君人耶。則救我。鬼耶。任爲之。振命僕將門打開。有盛服女子。年十六七。容色姣好。向振哭拜求救。振曰。予天下血性男子也。爾果負枉。可實言。吾當

便是宰天  
下襟懷

太上感應篇圖說

衆邪遠之

忠六

樂善堂

救汝。捨身不惜也。女曰。此地有烏將軍者。每歲索少艾女爲夫人。若不進獻。則降灾殃。合鄉不甯。數年來。喪女命多矣。吾父利鄉人。三百金。醉妾而閉之。此房自必死。倘蒙救援。願爲婢妾。振命女仍住房中。自與僕在堂靜候。俄頃有十數人。各持掃帚等類。進內。見元振曰。相公在此。棄所持奔去。又門外有皂衣公吏數十。遙見振亦曰。相公在此。不敢進內。振心喜。自念吾當作相。可除此怪矣。霎時有鼓吹傘旗執事。擁一將軍乘軒而來。至二門。公吏回云。郭相公在堂上。將軍若有懼色。曰。旣郭相公在此。吾當相避。振命僕至輿前。請曰。郭秀才請見將軍。下輿至堂。

所謂衆邪  
遠之

上與振敘禮。振曰：小生路過，聞將軍嘉禮，願為小相。將軍謙不敢當。命酒與振共飲，談笑甚歡。振有匕首極鋒利，思欲刺之。曰：吾有鹿脯，得自御廚，敢以上獻。從行李中取出，用匕首解開，親送將軍前。將軍伸手來取，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大叫而走。從人悉奔。一時寂靜。振呼女出，與以飲食。至天明，女父持楮錢，噉哭與眾鄉老來至廟中，見女竟無恙，問得其故。眾老嘩曰：破吾香火，欲毆之。振曰：爾等老於年，未老於事，且勿嘩。靜聽吾語。上帝設神，非猶今之州牧乎？眾曰：然。假令州牧不遵法度，貪淫漁色，天子有不加之誅者乎？今烏將軍汗女多人，乃上帝所必誅。

太上感應篇圖說

衆邪遠之

忠七

樂善堂

吾奉帝命為一方除害，何嘩為眾皆踴躍曰：是也。公率眾照血跡，尋至一古塚，有穴如屋，一大豬無右爪，卧內。蓋所謂將軍也。眾共殺之火，其廟怪遂絕。父欲携女回，女辭曰：得金賣女，置於死地。父女之情安在？吾永隨郭恩公，不復念家鄉矣。郭署為側室生二子。

○歲甲寅，福建漳州疫癘盛行，染者立死。殆億萬計，有道人云：惟奉行感應篇者得無恙。訪之果然。

海霧漫天黯不開，啾啾疫鬼竄荒隈。道人無限慈悲意，應是琳宮奉勅來。  
徐太史詩

太上感應篇圖說

衆邪遠之

忠六

樂善堂



將軍娶婦應遭誅  
 愚父貪金鬻掌珠  
 元振代天行大法  
 害人妖魅一時屠

郭澤乾敬書



神靈衛之

緊然之理

神道無私其所敬者忠孝所欽者正直所愛者循良所尊者道德故遇善人無不曲加保護古來積德之人無水火兵盜之灾往往化吉生祥脫離凶厄傳曰神所憑依將在德矣此之謂也

長沙趙德鄰六歲患症將危有神人送藥一九而愈曾出外遇鬼見土神持杖衛護後娶鹽賈汪姓女為婦賈挾重貲合家居大艘常泊岳州湖岸趙歲時過洞庭省視有鸞菱芡老叟願載趙見其船無鍋竈問何食曰菱芡耳趙帶有佳釀名松醪春

以松醪飲叟仁厚可

知叟不愧荷固知趙非常人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神靈衛之

忠九

樂善堂

屢飲之叟亦不愧荷一日妻歸甯居父舟夜起風濤合家漂沒趙設祭湖濱痛哭招魂三日夜不輟精誠感動水府主者命查勘左右曰有汪姓一家已拘到矣檢簿無其女名喚出即趙妻也主者曰爾夫前世積德神靈處處相衛他日治岳郡與吾有枌榆之誼當放爾還索筆題汪氏臂曰昔日湖頭菱芡人感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為報珍重長沙趙德鄰命水卒送回趙正祭奠見有一物漂來拉起乃妻也問之得主者放回之故設位朝夕頂禮以報其德後銓選得郡果如主者言接妻赴任過湖有一老叟挽擡若不在意命杖之叟曰昔日水府釋爾今

反仇報耶。細認乃昔日之主者。拜而謝之。問父母安否。欲圖一見。翁曰。易爾。至中流。忽起旋風。船即沉湖底。汪一家攀舟。豪痛將向日所沉貨。賄盡付女。載回曰。留此無用也。須與船復出湖。並無沾濕。抵郡。與夫述之。趙後屢遷官。俱迂道而行。再不敢復過洞庭矣。

〔附〕菱湖費文耀。雍正四年。奉湖州太守命。領庫銀往東洋采辦銅筋。越歲五月十三日。返權至大洋。颶風猝來。舟幾覆。眾號咷無措。文耀至心虔禱。天后座前祝曰。倘叨慈庇。免厄三日。得到乍浦。願竭力多印。太上感應篇勸世禱畢。忽見冥海中。

太上感應篇圖說

神靈衛之

忠干

樂善堂

一道靈光閃爍舟前。如有神引導者。十五日未刻。眾距躍呼曰。舟抵乍浦矣。蘭桂編

徐太史曰。天后炳靈事蹟備載。天后志及顯聖錄。而此案獨佚。竊嘆靈蹟之散見他書者。當復不少。行將蒐補梓行。宏闡慈化。

瓣香誰不拜。湄洲翠羽金支宛在眸。風滿歸帆濤掃雪。神鷁已送海東頭。徐太史詩

吉神擁護吉人多。善氣網緼自召和。說與榜師牢把柁。世間何處不風波。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神靈衛之

忠王

樂善堂



月色湖光黯淡時  
 招魂此際倍淒其  
 松醪一盞猶圖報  
 滿載金珠作酒資

南海劉同書敬錄



所作必成。神僊可冀。

○**圖**所作指作善而言。凡有作而不成者。多由善根淺。善緣薄。以致大願成虛。功德難滿。若人事既合天心。天心豈違人意。故所作必成。善事既成。則心無愧怍。陽春在抱。其氣舒長。所謂仁者壽也。神仙之長生久視。必本乎此。故曰可冀也。

○**案**王茂修志在行善。每遇好事。雖解衣典物。不惜。曾見乞丐病死。路傍無人埋葬。回家搜囊。無一文。時值天寒。祇存絮被一條。赴典舖質錢數百文。不足。又以妻耳環湊之。次日即有還。遠年陳欠者。除取贖典物外。尚有餘剩。生平所作善事。若有神助。無

謹言

太上感應篇圖說

所作必成

忠三

樂善堂

必成方為  
其善  
惟誠方能  
動人

不成。就郡城外有官路。兩面臨水。日久傾圮。往來不便。王發願重修。苦無力。遂出家為道士。立簿募化。人感其誠。無不樂助。期年得千金。鳩工庀材。砌以方石。遍鑿蓮花名。蓮花街。遂成坦道。餘資建太乙閣。王修煉其中。每早廣施藥材。以救疾苦。一日有疥癩羽士來閣中求齋。王與之食。且贈以衲衣。至夜半。羽士曰。爾大有福緣。故所作必成。肯從我遊乎。王欣然許之。羽士令閉目。攜手而行。如在半空。足下波濤洶湧。啟目微視。則茫茫大海也。霎時抵岸。見層巒疊嶂。鳥語花香。迥非人境。羽士止王於石室。暫別他往。王至後洞。見燃燭數十枝。輝煌雪亮。地卧死人十

可知瘦疹  
方關係不  
小

數王大駭。羽士適至曰：此吾道友。偶出遊人間。作王公卿相。不日卽回。何懼焉？王求歸。羽士亦不留。曰：爾歸念旣動。仙緣尙淺。有一書付爾。可照此行功。俟二十年後。吾再爲接引。遂送歸。其書乃痘疹方。王用以治小兒。無不立痊。後二十年。復遇前羽士。度去。

錢塘柴省軒先生諱紹炳。字虎臣。著述善書。皆輔翼經傳。生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無不勉人爲善。其爲下根人說法。每引感應之案。以歆動之。因取感應篇逐句詳釋。做河上公解道德經例。分爲九章。名感應篇直解。又取十三經及二十一史之感

太上感應篇圖說

所作必成

忠三

樂善堂

應故事。勤爲成書。名感應經史通考。歿後。有江右羅舍者。館正定梁氏。病劇。見冥官威儀甚肅。旁侍錢塘洪貞孫。羅夙與洪友善。趨問尊官爲誰。洪曰：吾鄉柴公省軒也。羅向前肅拜。問將來功名。柴曰：人生大節。在忠孝二字。窮達何足論。語訖而甦。事聞於都下。翰林侍讀施愚山。給諫嚴灝。亭皆柴公故人也。同至羅寓。詢其狀貌。悉符。事載吳青壇太史記中。甚詳。公生二子。長世堂。次世臺。皆有文名。蘭桂編。

瓊笈猶存耀。斗魁性光綻。處筆花開。欲知地府天曹吏。都

白忠臣孝子來。徐太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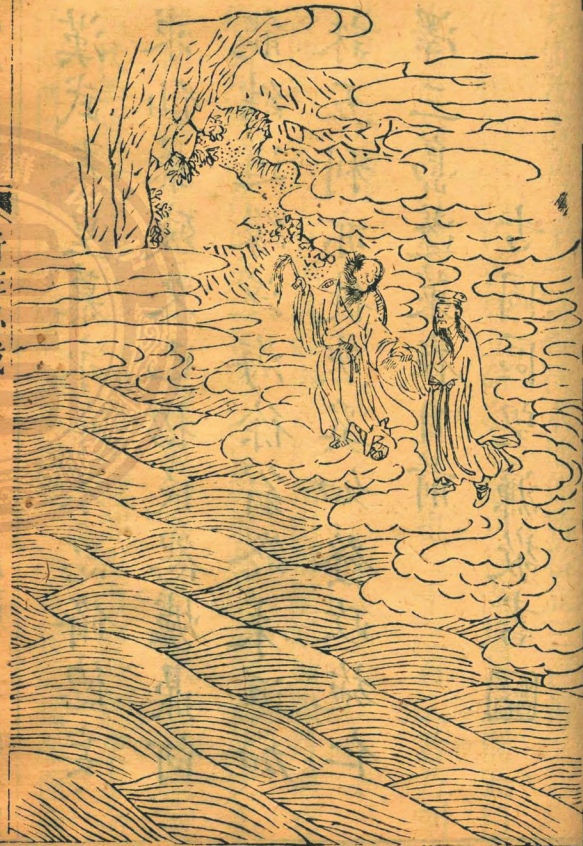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圖說

所作必成

忠

樂善堂



漢武秦皇慕永年不思脩德妄  
求仙暴殘久已招民怨爐鼎何  
能結道緣泛海徐翁終未返加  
誅五利亦徒然奚如發政施仁  
澤三島蓬萊在目前

古岡區望濂敬書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二百善

能承上作結深明作善為立命之本也功行滿足超居洞天曰天仙煉形長在行地不老曰地仙立積也一千三百云者乃刻期成功之意勿泥

昔沈劉二公子有志清修偕入終南山構屋脩煉數月形容枯瘠劉忿然曰吾輩棄功名拋父母居荒寂中求為天仙次亦作地仙今渺茫無憑漸為稿鬼吾將歸矣沈勸之不從遂回家娶趙氏美姿容善音律劉以門廕補禮部主事海陞御史奉命巡江南河道舟泊燕子磯時值微雨見一漁人簪笠搖船而過

太上感應篇圖說

欲求天仙

忠三五

樂善堂

劉念然欲歸沈謝之  
不從只看根基立定  
立不定後  
來遂有仙  
之別

乃沈也差人強邀到船握手笑曰甚矣子之愚也吾回家數載不敢自謂顯達然已作御史兄若急早回頭尚不失為貴人沈大笑曰夏蟲不可語冰士各有志毋相強也劉曰君一寒至此倘有所需吾當應命沈曰仙家何物不備奚求於子吾近於揚州東門外新構一宅頗有花竹君暇時可相訪也拂袖而去劉事畢返至揚州憶沈言携童訪之甫出城有黃頭數人道迎曰主人候久矣引進一門初甚荒涼漸進則瓊樓玉宇畫檻雕欄瑤草琪花迥非人境沈帶九華冠金章玉佩左列仙童右侍玉女迎劉入敘禮命酒麟脯鳳蔬皆目所未見者至夜半沈呼蒼

人問有此  
富貴有此  
受用否

此非故作  
游戲正欲  
度劉多立  
善功此苦  
心點化處

頭謂之曰。座中無樂。殊覺寂寞。劉郎久染腥羶。無緣聽吾仙樂。可喚世間善歌女子。速來侑酒。稍時一素粧女子。手携琵琶。冉冉而來。劉視之。乃妻趙氏也。琵琶上清音二字。乃劉親筆。妻再拜而歌。彈數曲。皆平日閨中素演者。天將明。沈曰。此地九華仙府。夫人有福。方得到此。故重勞遠涉。仍命蒼頭送回。劉知其以僊術游戲。愧悔請教。沈曰。道經云。人有一善百神俱奉。十善司命。儲美百善。東華注名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登真。謂之天仙。其次亦可超永劫。免地獄之苦。謂之地仙。君擇而勉之。可也。劉別後。雖居仕途。勉立善功。亦得無病享大年。

太上感應篇圖說

欲求天仙

思三六

樂善堂

昔呂祖學道於鍾離祖師。鍾離授丹於呂祖。曰。此

丹點鐵為金。可以濟世。呂祖問曰。終有變乎。鍾離曰。五百

年後當復本質。呂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某不願學也。

鍾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存此心。三千功。行已完滿矣。後

成仙。勅封半佑帝君。同善錄全書。

陶隱君已獲道要。脩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上昇。託桓

闔訪之。三日後。桓公來告曰。君所脩本草。以童蟲水蛭為藥。功

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君悔悟。復以草木可代物

命者。另著二卷。行世。後遂仙去。丹桂籍註案。



蓬島在何處只在心中  
 一能堅道念一則願求崇  
 富貴須臾事繁華頃刻  
 終琵琶彈夜半異術羨  
 仙翁

俞守義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自此以下至殺龜打蛇承上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來皆惡行也此二句先統言之義是心之制事之宜理是天理動則纔舉念頭行則見諸實事曰苟或有一時失足後悔無及之意不可不察也

目不識人  
蕭南愚極

至言

卷難貽患

義理不可  
拘泥小人  
之言萬世  
一轍

太上感應篇圖說

苟或非義

忠三八

樂善堂

田雄乃靖南伯黃得功家奴也得功勇冠諸軍每臨陣雄捧鞭隨侍頗著微績靖南不學無知人之明悞倚為心腹凡事信任乙酉五月五日我兵渡江宏光奔竄時得功鎮守蕪湖乃率太監韓贊周往投之得功一見大哭曰京師為根本重地當堅

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龍離滄海事不可為矣乃介冑執鞭謂雄曰帝寢帳中我與爾皆宿衛之臣干係不小雄唯唯不知已通信二藩劉良佐劉澤清共約獻宏光為請功之地矣至夜半雄進言曰看宏光舉動非人君之相元帥亦要看光景目下天下遑遑義理二字不可拘泥得功叱之曰忠臣有死無二今天不眷明社稷將墟吾惟一死以報國恩耳汝為吾心腹何出此言話未畢而二藩已率兵來劫得功單鞭與閔雄從後射之中左腿倒地遂入帳中將宏光背出謂二藩曰寶貝到手三家不必爭矣隨眾而去得功負重傷不能追仰天大呼曰明朝二百年



太上感應篇圖說

苟或非義

忠三

樂善堂



欺心賣主欲求榮  
 未及身榮已潰癰  
 堪笑靖南愚昧甚  
 臨終猶自喚田雄

譚駿謀伯蓀甫書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註惡卽上文非義背理之事以爲能者自負爲手段也如此則善念日消惡根日熾矣傷之曰殘殺之曰害兼人物言以惡爲能之人心上無過不去的事故忍作殘害而不顧所謂惡人專行惡事也

山東朱宗子秉性殘忍爲郡倅違例造重刑杖重八觔半夾棍一尺六寸枷三百觔揆上裹鐵幸倅係間曹無可施威乃謀署縣印甫到任命皂隸改裝如閻羅殿鬼使樣吆喝令作鬼聲聞者戰慄每日至未刻睡起掌燈時坐堂血飛肉綻呼號達旦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爲能

忠三一

樂善堂

真正惡人

胸中已有成算

慘不忍聞民間有病死人令稟報往驗夫死則指妻爲因姦謀殺師死則指徒爲貪財害命道死者則指爲劫搶毆斃株連牽累不可勝計人畏刑誣服彼且欣欣得意計署事四十餘日誣指命案置大辟者二十七件有賈姓生女貞姑已字孫宅將嫁繼母誣爲有孕孫赴縣告休宗子准理女父雖知其寃因礙繼妻不敢言惟向女流淚歎息女驚問父語以故女曰朱惡人也女若不出父必受重刑女罪通天矣不若挺身赴質或可辯白乃更衣至縣看者數千人女並無羞澁宗子陞堂不容分辯令穩媪看驗媪回實係原身並無胎氣宗子大怒一撥百敲媪死



女正氣稟  
源離死如  
生此時宗  
子罪通于  
天矣

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  
也

復甦仍命再驗女卽立起大言曰不必驗矣媼受刑如此豈敢  
再說實話與其媼驗不如爾自驗也乃解衣用利刃由心以下  
剖至腹擲刀於地兩手分腹腸胃皆見而死猶怒視挺立數十  
人移之不動郡守聞之飛馬來驗置繼母抵償以禮祭奠女屍  
方倒撫臺糾叅宗子任性濫刑慘斃人命奉旨發審二十七案  
皆得平反法司惡其太酷每審一事或杖或夾或拶使遍受諸  
苦斃獄中

宋浙江温州叅將郭承恩奉公寬恕司法元珍殘忍刻薄時  
同考滿入都共買舟行將抵紹興界風濤大作人皆見海神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為能

忠三

樂善堂

持巨斧劈舟為兩截承恩居前艙直抵岍元珍居後艙溺焉覺  
世篇註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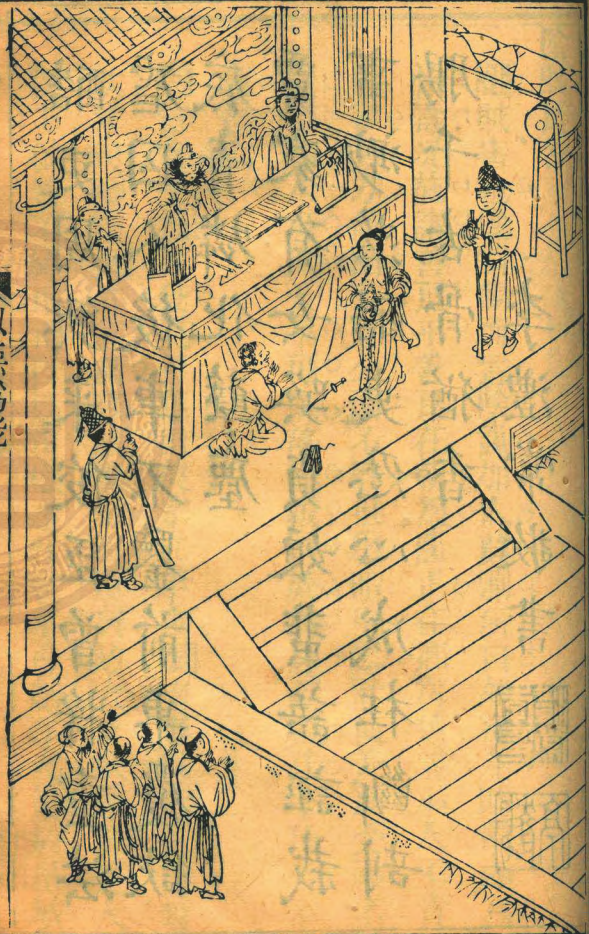
明李有容太原人任意作惡有勸以為善者則反言以拒之曰  
我惟恐人說我在善流一邊有阻其為惡者則反言以抵之曰  
我趕早行些惡事日後見閻王還仗膽些未幾口生一疽死三  
日復甦語妻子曰閻王因我行惡罰我一世變狗再世變馬今  
生東門外某家乃一白項花狗汝等可取我歸其子尋至某家  
果生一白項花狗見子至眼流淚口牽衣因抱回家養大送至  
法華寺每高僧談經時此犬卽來若聽者然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為能

忠三

樂善堂



酷吏周興來俊臣曾將重法  
 虐囚人後車不鑿前車覆獄  
 底青燐化孽塵  
 賈家有女喚貞娘蜚語誣栽  
 事渺茫酷吏忍心成枉斷剖  
 腸千古骨猶香

李澧常敬書



陰賊良善

賊害也。陰對陽而言。陰謀加人。莫測所自。如彈丸暗擊。極為慘毒。况施諸善良乎。善良在朝為國。正在鄉為民望。小人不肯相容。多方傾陷。又恐公論不容。但為暗中之計。使善良受禍。不覺不知。人可欺。天不可欺。故陰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殆不爽也。

宦官王振。性狡黠。善應對。英宗立。年少。振諸事得帝意。遂越次掌司禮監。振外為循謹。陰導帝用重典防大臣。欺蔽於是大臣下獄者不絕。振得因以市權。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於皇城。

太上感應篇圖說

陰賊良善

忠三四

樂善堂

事事用陰  
謀最為大

東規模擬帝闕。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興麓川之師。西南騷動。侍講劉球上言。陳得失。語刺振。振以微言激帝。怒下球獄。陰使指揮馬順支解之。大理少卿薛瑄祭酒李時勉。素不禮振。振陰搆他事。陷瑄。幾死。時勉荷枷於國子監門。御史李鐸遇振不跪。謫鐵嶺衛。駙馬石璟嘗其宦闕。謫官問罪。帝方傾心向振。嘗以先生呼之。賜振勅。備極褒美。舉朝善良俱遭賊害。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寇。振挾帝親征。風雨迷道。不可進。又天象示變。振懼。始命班師。羣臣公議進紫荊關。由蔚州回京。振蔚州人。恐蹂鄉稼。改道宣府。軍士紆道奔走也。先追及師。大潰。帝遂北狩。報至。



太上感應篇圖說

陰賊良善

忠天

樂善堂



閻人王振弄朝綱  
 細賄行私逐善良  
 士亦喪身家產盡  
 為誰辛苦為誰忙

聖坡陳漢章書

陳漢章

暗侮君親

君親之恩與天地等苟食祿怠事規利徇私此心不可與君知是暗侮君也奉養不誠處身不肖此心不可與親言是暗侮親也忠孝有愧天雷首擊之矣

蔡京以諂媚事徽宗致相位攬權納賄舉朝側目其子攸詭詐過其父京年老每有票擬付攸代書攸心皆以為不然暗為更改內旨出如攸議京以為御筆所易不知為其子所賣也時金人強盛攸遣使通好凡徽宗一舉一動金國無不知之不數年權與父埒人呼其父子為大蔡學士小蔡學士攸間一詣京

太上感應篇圖說

暗侮君親

忠三七

樂善堂

蔡攸不但  
侮君兼侮  
其父人道  
滅絕宜受  
顯戮

京方與客坐談攸入遽執父手若切脉狀曰大人脉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辭去客問故京曰此兒欲以疾罷我也未幾京果勒令致仕宣和末金人大舉入寇汴京被困徽宗迫羣議傳位欽宗廷臣交章擊攸遂貶嶺南途中解官拂其意攸將鬚佯笄曰今天下大勢非趙家有矣我雖失學士之位安知後來榮顯不更有大於學士者乎爾那時相見自悔恐晚矣蓋攸已通款金人許其封王故也解官還奏遂伏誅



太上感應篇圖說

暗悔君親

忠三六

樂善堂

父法君恩豈易酬如何  
 暗悔不出羞願將太史  
 深奸革家与子年罵  
 蔡攸

何整棟書



慢其先生

先生長者之通稱傳道講學進德脩業惟先生是賴而可慢乎慢者語言禮貌心生輕易皆是也

恩勝父子

慢師至此那得長進

太上感應篇圖說

慢其先生

忠三九

樂善堂

江右老儒魏遐昌以授徒為業有故人子富新者年十二家貧母寡無力讀書遐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脩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十七入泮即有傲容遐昌以子弟畜之不介意二十登賢書乘軒拜客過遐昌門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辰眾賓畢集紳以新係科目遜之首席遐昌居末席新佯為不見談笑自若旁若無人遐昌萬不能耐責

成名是斬

選昌發憤

之責義不

但於遐昌

無裨且為

有益可見

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為師徒今分貴賤矣老翁富怪自不長進毋過求虛文也眾賓惡其太狂拉遐昌各散出遐昌氣鬱成病靜念雖新負義無禮而其當自怪不長進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勤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成進士任平樂知縣遐昌會試聯捷適倭寇作亂騷擾廣浙天子策士問平倭之略遐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庭訊時惟伏地叩首一字不敢辨遐昌不記前事仍為之平反僅得去官後遐昌陞禮部尚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褒美誕日冠蓋盈庭



新亦與席執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會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為師徒今分貴賤矣尊官何必過禮新汗流滿面逃席去終身不齒於人

杭州生員鄒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輒以古字微文問其師不能答即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己若詡詡自矜年四十不第鬱鬱不樂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為事友諍之鄒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徵信錄下同

餘杭趙昕嘗為主考自言己酉鄉闈閱卷時已二鼓偶披一卷起句便不慊意遂抹之忽怪風驟起窗開燭滅疑而就寢卷置

太上感應篇圖說

慢其先生

忠厚

樂善堂

案上晨起視夜所抹毫無痕跡異之因拔置末卷乃淮安許致和也趙渴欲一見許以為文字自能中式竟不往謁

徐太史曰闈中種種顯異度其先人必有大陰隲者推許生之意不特目無主司并鬼神之報應祖宗之積累俱一筆抹卻吁偶爾得志便徑情肆行決非載福之器可知人以為背師恩也吾以為負先澤多矣

沈承字君烈高才博學一先達以所作詩文請教沈閱畢盛稱其政事先達曰某以詩文請政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留心經濟那有閒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沈年三十二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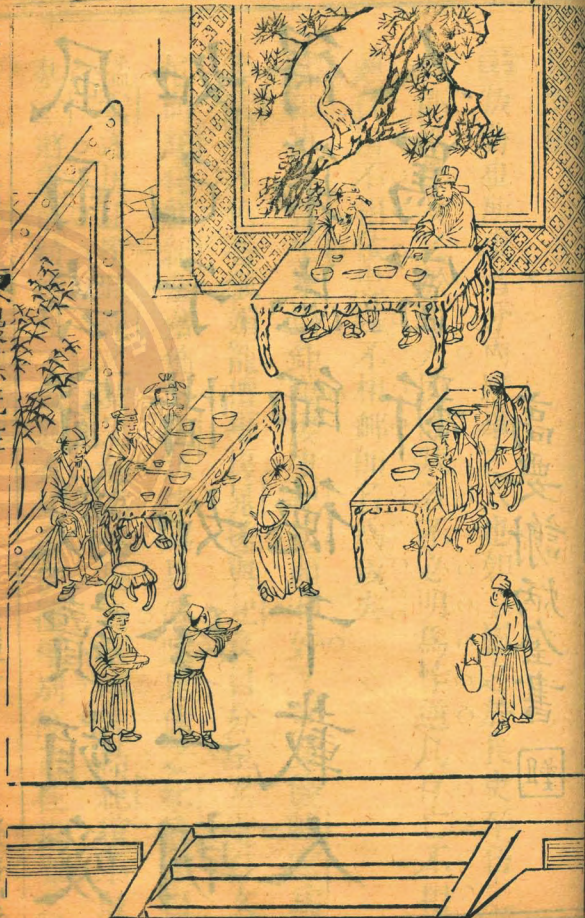
風雨芸窗教讀頻  
 愛如己子惜如珍  
 一朝得第忘師德  
 千載人罵富新

太上感應篇圖說

慢其先生

忠學

樂善堂



高要謝炳奎書



叛其所事

○爾叛背也。所事者。分內應事之人也。如下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人。所謂叛者。不必明為悖逆。凡存亡不相顧。貧困不相依。患難不相卹。卽名爲叛矣。

○爾山東晁監生家。財鉅萬。娶妻紀氏。頗和好。又買女優輕雲爲妾。雲有才色。善狐媚。籠擅專房。晁遂與紀反目。分屋異處。有女尼向紀化緣。紀畱齋佈施。雲誣指爲男僧。唆晁休之。紀氣忿。自縊。雲遂居正室。時紀之父兄起巡道控告。官事未結。紀棺不敢葬。雲將靈前綾幔扯下。做底衣。又命僕擡棺別停。正在指揮之

扯綾幔別停棺所謂欺到極處

也法不能看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叛其所事

忠堂

樂善堂

際。忽兩目圓睜。大罵曰。爾這淫婦。生前我倒容你。你反不肯容我。先掌嘴。問敢再長舌。賴人否。雲遂用手自打五十兩腮。登時紅腫。又曰。爾跪下。脫去衣服。雲卽解去上衣。赤身俯伏。又曰。爾這淫婦。有何廉耻。底衣係我。靈前綾幔。須還我。雲卽脫褲。羞耻不顧。眾僕婦環跪懇饒。曰。汝輩全無良心。我生前相待何等恩情。我房中了鬢。饑寒交迫。汝輩勢利。並不照看。眾叩首認罪。又曰。淫婦不日卽有王法。加他不是欺我到極處。我亦不與較量。遂去。雲醒問之一字。不知。後巡道提審。照婢妾逼主母律。問絞。

欺到極處  
鬼亦難容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叛其所事

忠聖三

樂善堂



恃寵胡行鬼附身兩  
腮自擊自生嗔異時  
纒頸遭刑憲姬侍須  
當鑒此人

鄧逢清書



誑諸無識

誑者言語虛詐之謂。無識之人當隨事曉諭。豈可以無為有。以非為是。使之終於迷誤。此句在慢其先生之下。謗諸同學之。明指教授而言。如塾師欺不知書之東主。以致誤其子弟。是也不可與謾罵愚人同看。

庠生譚伯符潛心四書講解精切。每試居優等。名重一時。延為西席者。俱富室大家。譚衣服鮮華。為人和氣。性復機巧。能揣生徒之意。每日功課。不過虛應故事。逢作文。先將草稿改定。方令瞻真。濃圈密點。加以好批。欺其父兄。生徒在館。戲謔言笑。毫

機巧是誑人病根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誑諸無識

忠告

樂善堂

買子天怒

無忌憚譚一味姑容。反在父兄面前極力誇獎。其父兄以為子弟實已改觀。感激稱頌。而不知為譚所誑也。數十年間。誤人子弟不一而足。年踰知命。不得一第。辛酉科復赴闈。寓中擬博學而篤志。題連成兩作。同寓二友各取其一。熟記場中首題。果如所擬。譚會通兩作。加以潤澤。自謂必售矣。榜出。二友得而譚反失。仰天大恨。思杭州千廟。祈夢最靈。乃買舟至杭。到廟寢廊下。夢忠肅公陞座呼譚。至前怒責之曰。爾前生是一屠人。殺業極重。因捐五十金。助修文廟。故得轉世。食斯文之報。善報盡。仍當受惡報。况爾教學數十年。功課全無。代改文字。欺誑東家。以致

聰明之子變爲頑鈍。罪較殺人尤重。爾不日將人豕胎受屠宰之苦。尚望科第乎。譚後得病作猪聲而絕。一子癡愚早死。兩孫一爲盜。一作乞丐。此誑諸無識之報云。

附萬歷間江南京口張生。蚤蜚文譽。七試不中禱。文昌祠夜夢。帝君責曰。天罰至矣。尚覬覦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於富室。束修殊豐。凡歷五家。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誤其終身。汝資用服食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家。身家爲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寤。俄而其徒因賭而鬪。毆死張株。連刑辱。歷年館積罄盡。怏怏以卒。文帝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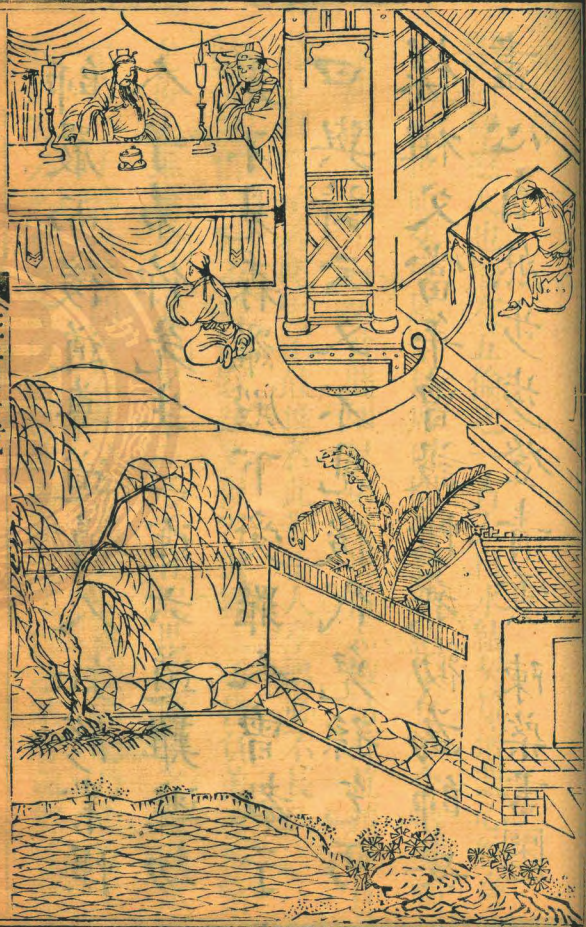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誑諸無識

忠聖五

樂善堂

安邑朱半塘官鄆縣。言邑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查籍。吏曰。君壽未終。而祿已盡。恐不久來此矣。生言平生以館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疎於訓誨。博奕廢業。自詡曠達。冥司謂無功竊食。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凡利人脩脯。誤人子弟。冥譴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減食祿。一鎰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寤。病果不起。臨沒。舉以戒所親云。桂香鏡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誑諸無識

忠聖

樂善堂

師嚴而後道尊道尊人知修業悞  
 人子弟作先生三途六道難逃劫  
 君不見森羅殿下受罪人曾教子  
 曰與詩云又不見後代兒孫乞丐  
 樣祖父當年曾設帳我勸為師要  
 盡心自然步步登青雲 陳榮書

誦同學。窓友也。朋友五倫之一。古人白水結契。雉壇盟心。終身不渝。末世面交成風。平日席硯間笑語。慙少有不合。轉面誦謗。甚而落井下石。又貧賤如兄弟。一旦得志。輒昂首抗顏。向日好友。有瞻望咨嗟。而不敢進者。此等小人。享福必不長久。

宋之信與常不器同窓肄業。俱習書經。二子皆負美才。而常尤俊逸。縣試常領案。宋居第二。心不甘服。思欲傾陷之。適府試招覆。二子皆優選。閱原卷批語。常為更勝。益懷妬忌。乃捏寫衆童公揭云。常家貲鉅萬。關通線索。欲謀案首。遍貼府前。郡侯雖

好險可畏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誦諸同學

忠學七

樂善堂

呼神痛罵  
罪孽益重  
宜其有毀  
卷之報也

知其誣。但既遭物議。不使列首。乃以宋為第一。常列十名外。相見時。宋每指天呼神痛罵。捏揭之人。常益信為好友。不我軋也。學院按臨。二子俱獲售。情意益稠密。同赴省闈。房考奇宋文。呈堂力薦。主司亦擊節歎賞。已列魁選。及揭曉。監臨取卷。再加校勘。不意燭花落。下將卷燒燬。衆共咨嗟。因命以書經備卷。易之。拆號填榜。則自備卷。而磨魁選者。乃常也。常後歷躋顯任。宋不及貢。卽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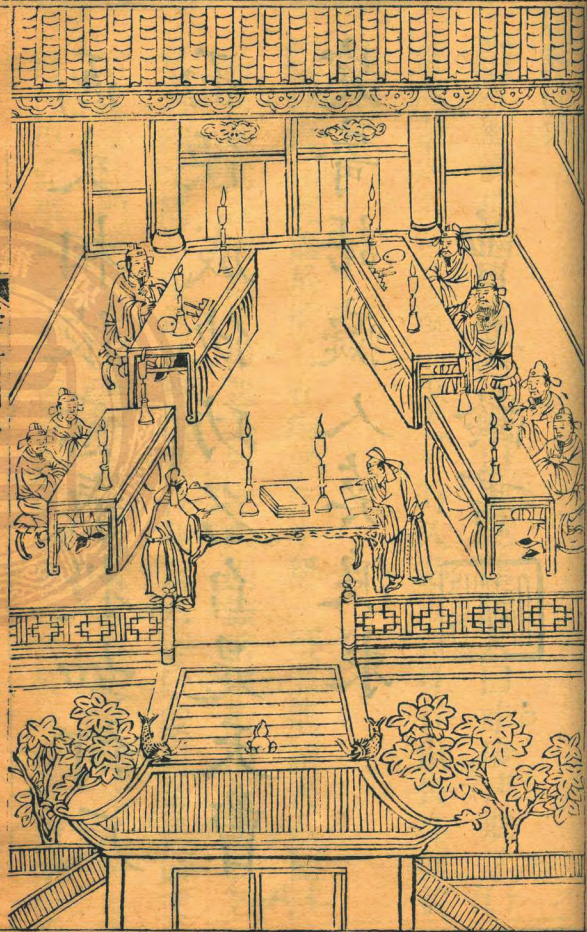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誇諸同學

畫

樂善堂



函丈相依意氣投如何反  
 面便成仇功名自是天曹  
 定寄語癡人莫浪求

曾岳齡書



虛誣詐僞

**註**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汙巖曰誣詭詐蒙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僞此輩逞其智巧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身名俱喪亦何益之有哉

**邱**倚相沉湎於酒日在醉鄉生平無一實語遇讀書人則談詩文遇商賈則談交易遇公門中人則談時事滔滔汨汨口若懸河總是隨意亂道並無根據往往為人評駁彼自若也時文宗歲試邱門懸紅綵遍傳親友云已入泮眾皆訝其文劣何由獲售但此事無說謊之理只得相約歛貲往賀正在飲酒學中

此輩並不却羞只緣面孔老耳

太上感應篇圖說

虛誣詐僞

忠堂九

樂善堂

觀兄批其  
實內兄弟  
不信其言  
師之虛誣  
欺入耶自  
欺耶

門斗送全錄至並無邱名眾皆哂笑邱舉杯長飲面無愧色次日門綵如故或問之邱曰吾為小女結婚姻眾親友悞認為入泮耳及問其姻家為誰又茫然莫應一日勿勿入城態甚慌忙眾詢其故答曰家兄姦婢事發被縣差鎖去矣眾皆駭嘆而其兄適至見眾面有笑容詢得其故批其頰數十其妻金氏小產身故送信母家內兄弟俱云是哄我奠儀為彼作酒資耳必非真話竟不往其為人所不信如此邱後染大病猶強起焚香向北跪拜作叩謝狀人詢其故答曰我一生聰明正直本府城隍召我為東房書吏口侍左右大見信用缺滿之口即陞補土地寄

語眾親友逢清明日以禮祭我我陰中當照應也人皆謂邱一生虛誣詐偽做鬼猶不改云

附崇正間郝三善順天人詭詐多端人號為郝二騙凡與識面之人無不騙到如不甘其騙登門討取彼又善用謊言支吾如不信其謊言日夕坐索彼則出惡語頂撞人遭騙致窮彼憮騙成富旁觀者幾以為無報矣未幾流賊入城將善家焚搶一空併掠其妻女而去善往賊營探妻子消息後亦不知下落覺世篇註證

雲南阮祥年三十八歲二子四孫不修善果欺凌詐偽無所不

太上感應篇圖說

虛誣詐偽

忠孝

樂善堂

至有友勸之曰積善者昌積惡者殃曷不取古今因果之書閱之祥曰吾嘗閱之但覺言善者與我不合言惡者與我相投焉用是為一夕夢神人朱衣黃冠謂之曰友勸汝為善何漠然置之乎若更不悛必損汝年斬汝後未幾二子入泮十年內家益富遂謏然自喜曰人言神語均安足信哉不一二年病狂而死年未五十家道衰落子孫皆亡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虛誣詐僞

忠孝一

樂善堂



非笑由人面不頰一生  
 言行少忠誠當時難對  
 親朋面死後猶畱說謊

名

周文瀝書



攻訐宗親

宗謂同族。本一脉之分。親謂姻黨。皆累世之好。攻者。攻其短。訐者。訐其私。皆肆毒於骨肉之間。鑿喪其天性之厚者也。處宗親者。慎勿以偶爾猜嫌。不思忍耐。致成大惡也。

益有堂叔尚文。家資甚豐。益屢借貸不償。久而惹厭。不應其請。益懷恨。欲中傷。尚文犯賭。被獲到官。通詳未審。適值歲荒。斗米千錢。府縣出示勸捐。尚文捐米三百石贖罪。府縣以饑民待哺甚急。允其請。尚文免罪。後發憤讀書。應童試。府縣皆居第一。入泮。益喜曰。前仇可報矣。乃赴學院出首。謂尚文係犯賭。

太上感應篇圖說

攻訐宗親

忠五十二

樂善堂

罪人。不應辱宮墻學院。飭查果有其事。褫尚文衣衿。府縣均遭叅處。益姻親富戶陳某早死。有妾春桃。生遺腹子。已十六歲。益涎其產。勾地棍孫大漢。冒認爲父。云十六年前春桃。憑益買伊子。假爲己子。告官出僞。約爲據。益從中証之。甚力。官不能斷。忽有老人。傍視不平。上堂云。某向充該坊鄉約。十七年前。大漢行竊事發。充徒五年。現有案卷。渠流落在外。至前歲方歸。娶妻安。得有十六歲子。官檢案果。然二人俱重責枷示。益自此爲宗親。所不容。困苦顛沛。竟同乞丐。尚文由例捐知州。時值赴任。賀客盈庭。益穿襤褸衣。跪門求助。尚文曰。前此首官。叔姪之情。安在。

非此孝人  
至官必枉  
斷春桃之  
脈絕矣故  
謂大惡

足以敬  
無費

眞畜類也。吾看祖宗一脈有買猪羊銀十兩。今以給汝。若不  
悔。則猪羊不若矣。益叩謝而去。後街上閒行。見春桃之子遊泮。  
傘旗拜客。人笑指曰。此孫大漢之子。爾作中出賣者也。益掩面  
羞愧。不敢回答。

陳忠肅公。嘗爲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無  
理甚。我欲訟之。官煩君爲證。翁力爲勸阻。其人曰。某有大怨於  
君。君得不恨之耶。翁歎曰。宗族間何忍言一恨字。彼特學問未  
至。我與君既知義理。當以忍耐爲主。安可效尤。乃止。覺世篇註  
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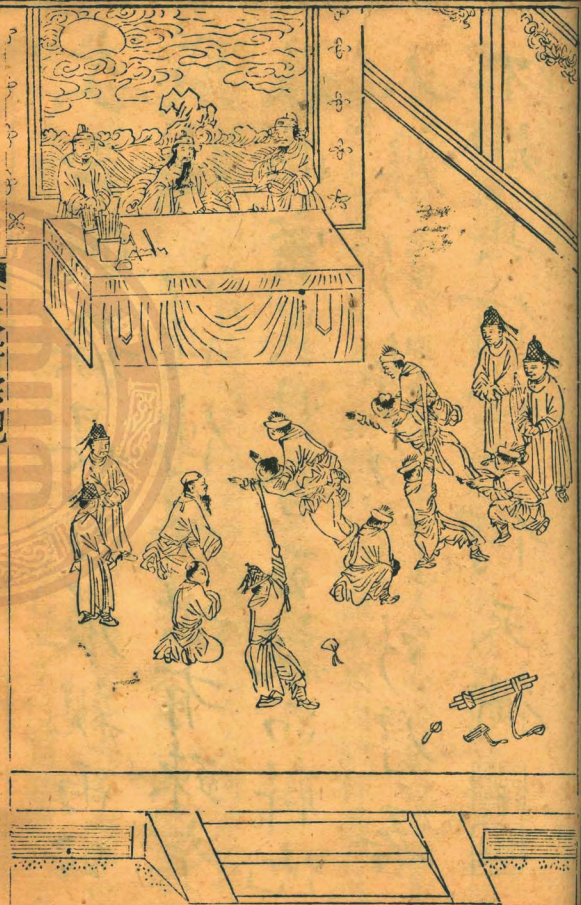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圖說

攻訐宗親

忠孝三

樂善堂

蘭谿縣有叔姪同居。叔欺其姪。盡佔亡兄之產。姪無可奈何。往  
金華府將控之。時當盛夏。憇井亭。見一赤蛇上樹。自投於地盤  
結。少頃又上樹。擲下復結。如此八九次。變爲巨鼈。其姪惡之前  
行至飯店。俄頃其叔亦至。持一鼈付店將烹之。姪諭其得自井  
亭。遂力阻其勿食。叔固欲烹之。姪告以所見。衆不信。遂於烈日  
中繫鼈尾倒懸樹上。久而漸長。復化爲蛇。叔乃抱姪感泣。相與  
歸家。推所佔者與姪均分。式好如初。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攻訐宗親

忠孝四

樂善堂

父正贍族晏子展親兩公  
 威德萬世傳鰲世有疎本  
 枝而密異姓舍至親而聯他  
 人厚訖薄而薄訖厚吾  
 不知其何心何天衢



剛強不仁狼戾自用。

剛則不肯遜讓。強則不肯屈服。而又濟以不仁。則待人純是殺機。狼殘暴也。戾乖張也。剛強不仁之人。存心殘暴。行事乖張。一切執拗。視天下皆莫己若。即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忠告。以致終身失悞。惡業日深。悔無及矣。

剛強濟以狼戾

宋朝張汝慶。生性剛強。不循道理。凡事執拗。人之所非。皆其所是。人之所是。皆其所非。為提刑時。每審事。輒盛怒。兩造聽審。不問情由。皆以意斷。曰。某人是。某人不是。稍加分辨。不論輕重。諸刑備施。名曰打一套。凡待訊者。俱魂亡胆落。曰。閻羅催到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剛強不仁

忠至五

樂善堂

配虐至此不知其心為何心

所用俱是刑。以醋灌鼻。曰。活打料。麻索繫兩大指。將囚懸掛。曰。猴獻果。熨斗烙背。曰。熟剝皮。鐵繩盤頭。雙睛勒出。曰。盼佳期。燒地令紅。使囚赤足。行其上。曰。步步嬌。鐵鉗拔手指。甲。曰。蛇蛻殼。繫足於夾棍。夾其膝。曰。朝天鐙。更有鳳凰展翅。玉女登梯。獅獅吹簫等刑。皆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者。幕中友勸其稍寬。答曰。天地之道。有春。即有冬。有雨。即有雪。吾代天宣化。行肅殺之令。剪除惡類。豈肯學合掌彌陀。作慈悲態乎。吾居官之人。識見宏遠。非爾書生所能知也。後任滿歸舟中。夢數百人。破頭折足。身無完膚。呼汝慶曰。我輩為爾枉殺。當還我命。至家。晝見厲鬼如

到此時汪狼戾終悔然已



夢中或用刀剗其心。或用鎗截其腦。或用錐刺其骨。呼痛之聲。旦夕不歇。渾身皮肉零碎爛盡。祇存白骨一束。  
附唐奸相李林甫未顯時。遇一道士曰。君名列仙籍。後當白日上昇。且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他日事權在手。切記吾言。及為相。恃寵肆惡。靡所不為。一日忽遇前道士云。君忘吾言乎。已獲罪。當生水族。言訖不見。將敗。見一物如人。遍體毛鬣。目光如電。長三尺餘。以手擊甫。甫叱之不動。不數日。甫七竅流血而死。死後。朝廷燭其奸。命開棺戮屍。流諸子於嶺南。籍沒家產。元和六年。惠州震死一娼。脇下有林甫後身四字。淳熙初。漢州震死一女。

太上感應篇圖說

剛強不仁

忠孝

樂善堂

亦有朱書云。唐李林甫為臣不忠。賊害忠良。三世為娼。七世作牛。作牛訖。世生生。永隨水族。覺世篇註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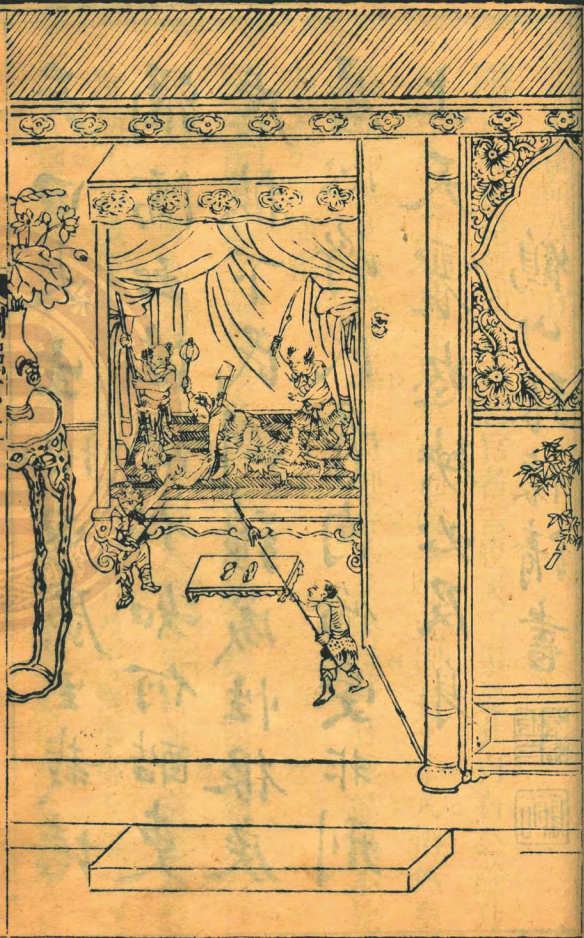
梅湘公做固安令。有一中宦托公追債。公故留中宦飲酒。隨即按契追債。欠債人說窮。公叱曰。欠富貴人債。那怕你窮。今日要還。遲則立斃。杖下。欠債人哭而去。中宦見之。心中惻然。公又叫來。縷眉指曰。我知你窮。然也沒奈何。快快賣妻子來償。雖然何忍。使你骨肉一時拆散。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恐此生不得相見矣。欠債人大哭。在旁觀者盡哭。公哭。中宦亦哭。遂促公取契燒之。公後官至侍郎。彼狼戾自用者。豈復有人心哉。人鑑

太上感應篇圖說

剛強不仁

忠孝七

樂善堂



天曰大生地曰廣生栽培  
 潤濡至法深仁如何酷吏  
 虐彼下民剛強成性很戾  
 居心將民骨肉備受非刑  
 上天震怒殃必及身

鶴山張懷清書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自此至見殺加怒。為居官者言也。天下事是非自有公論。乃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不當也。處事如此。則君子小人。惛然莫辨。始而悞交。繼而黨惡。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日乖違。禍不旋踵。不可不慎也。

向事魏闈  
始向不正  
故終無足  
取

明阮大鍼字圓海。以文章成進士。所著傳奇四種。膾炙人口。可稱一代才人。因熱中功名。拜閩人魏忠賢為義父。黨惡行奸。靡所不為。攻擊東林諸君子。不留餘力。及忠賢事敗。大鍼以魏黨被黜。削職居金陵。始知從前之悞。作十錯認。以自悔。時復社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是非不當

忠五天

樂善堂

妖惡太嚴  
驟成後禍

正興。冒辟彊。陳定生。吳次尾。為首。有黜奸論誅佞檄。皆為大鍼作也。丁祭日。大鍼恃舊紳。入班行禮。眾摘其冠。碎其服。拔其鬚。不容與祭。大鍼自此閉戶。不敢入正人之列矣。懷宗煤山之變。南都震動。朝議欲立潞藩。大鍼與鳳撫馬士英有舊。乃背眾議。往迎福王。登極。建元宏光。大鍼以迎駕功。累陞兵部。日尊宏光為無道事。不以天下為念。大修舊怨。復社諸君。盡遭慘禍。甯南伯左良玉。起兵清君側。大鍼始懼。盡撤淮鳳。毫泗諸鎮。兵移防上江。黃河淮揚一帶。寂無一兵。我兵乘虛飛渡。大鍼正奉命防江。首先迎降。宏光逃竄。唐王繼立。福建大鍼又通書勸起兵。願

為內應。被巡役搜獲。按其日月。在已降之後。立命拿訊。大鉞方與客遊棲霞山。飲酒賦詩。聞信觸石死。仍戮其屍。至今遺穢儒林。

宋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王安石違異。及安石權盛。乃於舒州作傅巖亭。蓋以安石常倅舒。及其相也。又封於舒。故又有吳宗孝對策力詆新法。及安石得君。宗孝乃為巷議十卷上之。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二人。是非翻覆。卒擯不用。感應篇像註

宋尹穡。未仕時。有盛名。士論多歸之。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人皆惡之。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語周益公曰。吾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是非不當

忠孝九

樂善堂

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悔無及矣。徵信錄

明崔呈秀。但知趨勢。不顧名節。奸宦魏忠賢當國。呈秀諂事。無所不至。甚且認為義父。溺器上亦刻義子呈秀獻。迨忠賢伏誅。并下呈秀於獄。尋斬之。覺世篇註證

武氏僕某。當其主武愷受闖賊偽職。索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謁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愷不聽。叱之出。僕曰。主人為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吾不忍見主翁之失所也。不食而卒。愷後為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同上

太上感應篇圖說

是非不當

忠卒

樂善堂



髯賊逢庸主君臣魚水情  
 北門亡鎖鑰南內演優伶  
 復社文星暗東林天柱傾  
 春風無燕子萬古負奸名

陳其榮書

冷珊  
仲昂

虐下取功

虐害也。下謂我所屬胥吏軍民皆是。虐下以取功。必非實功。或凌侮以鍼其口。或敲朴以奪其情。彼所謂功。即天地所不恕之罪也。縱得邀賞。豈能消受。

梁武帝欲爭北魏壽春城。屢年興兵不下。有佞臣王足獻計云。壽春居淮水上游。若從下游築堰。與城平。使水反灌。則城可得也。得城而去堰。水仍歸道。帝奇其計。從之。封足為大將軍。總理其事。起民夫十萬。限日興工。一時舂鏞如雲。沙飛蔽日。雖大暑盛寒。雨天雪夜。不許休息。民不勝其苦。死者無算。堰將成。夜

太上感應篇圖說

虐下取功

忠空

樂善堂

人心憤怨  
大工鮮有  
能成之理

大風雨見神龍數十。遊戲水上。築就之堰。登時冲卸。民夫隨波漂沒。慘不可言。事聞。帝不加罪。復起丁五萬。添補。先時柴草柳枝泥土。取諸近處。已經用盡。又從數十里外搬運。足不惜民命。嚴刑催督。輕則細打。重則立斬。民苦死者。又過半。將成。又冲空。喪國帑。堰終不就。帝御駕臨工。足奏龜山脚下有龍穴。築堰驚動。是以出擾。帝曰。龍性畏鐵。若取鐵數萬石。鎔汁灌之。則龍去。而功可奏矣。大臣苦諫不聽。差官各省購鐵。再起民夫十萬。協濟。一日取土。見一石屋。內有人。髮長丈餘。指甲繞身。二週端坐。如生。帝親讀其碑銘。有末世蕭梁。會我莊周。王足無端。壞我壘

貪功反藉  
禍自自能

坵之句。帝曰。莊子仙人預知後事。可見此工應做。催築益力。三  
月。工成。倒灌壽春。城不浸者三版。帝大喜。設宴頒賞。民夫歡聲  
如雷。是夜大雨滂沱。雷電交作。水面有千軍萬馬之聲。須臾復  
崩。帶傾舊堤。波濤洶湧。聲聞三百里。下游諸郡縣。人民廬舍。牲  
畜盡行漂沒。帝僅以身免。王足自知罪無可逃。大哭投波而死。  
許進為都御史。冒雪夜行二十里。以擣哈密得遺種八百人。  
將校以為封侯可得。進曰。行師之道。期在綏安耳。吾安忍以多  
餓為功。且此屬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皆不  
死。公三子皆秩爵尚書。感應篇像註

太上感應篇圖說

虐下取功

忠至

樂善堂

附斷 此不忍虐取之報也。嘗謂將家無後之言。可信而不  
可信也。其故止在好殺與不好殺耳。觀許公不以多餓為功。  
而後嗣之克昌若此。用兵者可知所法矣。原跋

嘉靖時。御史王珣巡按三吳。舊例獲盜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  
珣部中所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  
以取功也。任滿陞左都御史。後四子皆登進士。奪命錄

順治四年。許某隨大兵入粵。授許邑令。妄欲立功。乃收鄉間長  
髮者十四人。僞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正午刻。是日許  
之家屬赴任。途遇盜劫。殺男婦十四口。亦在午時。感應篇集註

太上感應篇圖說

虐下取功

忠堂三

樂善堂



殺人多事  
 知名勸身  
 河之漫流  
 付波中  
 馮瑞蘭教書





詔上希旨

吉恩澤也。詔媚其上，希求恩澤，蓋容悅之流，固寵行私者也。如屬官迎合上司，紳士迎合官府，吏役迎合本官，奸僕豪奴迎合家主，順承於內，肆毒於外，惟加意防閑，勿使之有隙而投，則為上之道得矣。

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正統進士，授編修，成化初遷禮部侍郎。入閣，叅贊機務。中官李永昌方用事，有養子李泰，齒少於安，安以兄禮事之。承順備至，永昌喜，屢薦於上，故得驟遷。安無學術，得柄用，惟日事諂媚，結諸閹為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詔上希旨

忠孝四

樂善堂

味無恥

因內侍致慙，自稱子姪輩，妃嘗愧出身卑微，無門闕聞之大喜。安有妾，係妃遠房妹，安欲媚妃，遂將元配遣歸，册妾為正室。由是出入禁內，備知宮中動靜。羣臣欲請見上計事，安止之曰：「皇上聖明，吾輩有言，但聞諸太監，擇而轉奏，上無不允者，何必面對？其容悅不識大體如此。」中官汪直寵衰，安窺帝意，上疏請罷西廠，報可。中外以是稱安帝崇信道，教自封玉樞金闕，真君安日為道裝，隨帝跪拜，人皆笑之。及孝宗嗣位於宮中，得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命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伏地，不能起，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恩就閣讀。」

觀所進小  
篋，歸安情  
事敗露

之安但跪而求哀並無去意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出矣乃乞歸年已七十餘尚於道上望三台星冀復用家居夜寢孫弘壁侍安教以居官事上之道嗷嗷不已弘壁倦困屢以頭觸床柱安怒曰乃公教汝汝反不聽何也弘壁曰具曉公言不過教壁詔耳安不能答未幾子孫俱死

宋太祖疑符彥卿有異志遣王祐按之謂祐還當與顯秩祐不徇太祖意為白其冤竟不大用乃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子旦果為宋賢宰相感應篇像註

附斷 舍一己之陞遷活全家之性命骨鯁至矣以是為不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詔上希旨

忠孝五

樂善堂

詔上希旨之冠誰曰不宜原跋

方伯柴雲巖諱望正直不阿任池州太守時有巡按衛某者與柴為同年友欲以私怨叅石堦令囑柴誣列罪狀言至再三柴不應衛怒曰如此則以狗庇借重矣柴曰守令賢否公論難逃吾不能以人之身家性命味此心以逢迎上臺也衛果以狗庇附叅去官之日紳士軍民莫不遮道揮涕此順治十四年間事明年海賊搶郡城而後官以失守處分柴則降補脫然事外歷官廣東藩憲是年生長子謙為御史迄今子姓科名甚盛見宋

牧仲先生文集覺世篇註證



木上感應篇圖說

詔上希吉

忠平六

樂善堂

廿載立朝堂附勢趨權要  
舟中迴首望三台猶薰丹書  
台夜半忽呼燈心法頻告  
倦耒頭屢觸牀欄羸得兒  
孫笑

吳蘆朱端敬書



受恩不感

君子不輕受人恩。既受人恩，則一飯之德，在所必報。縱一時無力，心不可不懷感。若忘恩之人，受人之惠，視爲固然。一有不遂，反生嗔恨。故程子云：受人之恩而不忘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則忘人之恩者，其不獲令終，蓋可知也。

隋楊素佐文帝平定天下，功冠羣僚，封越國公、太師、上柱國。寵幸無比，素視爲固然。時太子楊勇粗率不盡子道，爲獨孤后所不愛。晉王楊廣欲奪儲位，降心事素，待以父禮。素喜謂人曰：此小兒郎，儘可人意。異日當提拔之一夜，月色清美，帝與后臨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受恩不感

忠六七

樂善堂

因廣降心  
事素遂以  
私意易儲  
致上隋室  
素罪不可  
勝誅

軒賞玩，召素侍宴。帝曰：朕以一劍削平諸亂，今天下大定，與卿永享富貴矣。對曰：天下事固無足慮，但陛下家事尚有未安。帝驚問之，素曰：太子爲國之根本，太子賢則天下安，今青宮不循理法，非付大事之人。后不等帝開口，卽曰：卿係吾家故舊，非十分忠愛，焉肯議論及此？晉王賢聲久著，同是陛下子，若舍勇而立廣，則付託得人矣。兩人同心相帮，不由文帝不依次日，卽廢勇爲庶人，立廣爲太子。後廣調姦宣華夫人陳氏，文帝病中知之大怒，謂素曰：速召我兒來。素命近侍召太子，帝曰：勇也。素曰：太子仁孝，天下歸心。陛下以私意廢之，臣不敢奉詔。帝曰：爾受

文帝至此始悔晚矣

焉得不為陰靈所擊

文帝陰霧所擊云

附明王之異。四川人未遇時。有族兄供給讀書。一衣一食皆仰賴於兄。嘗謂兄曰。厚恩自有報。日後成進士。赴京謁選。其兄復典賣田產。與為盤費。未幾。異選江南某邑令。兄窮困無奈。往任

太上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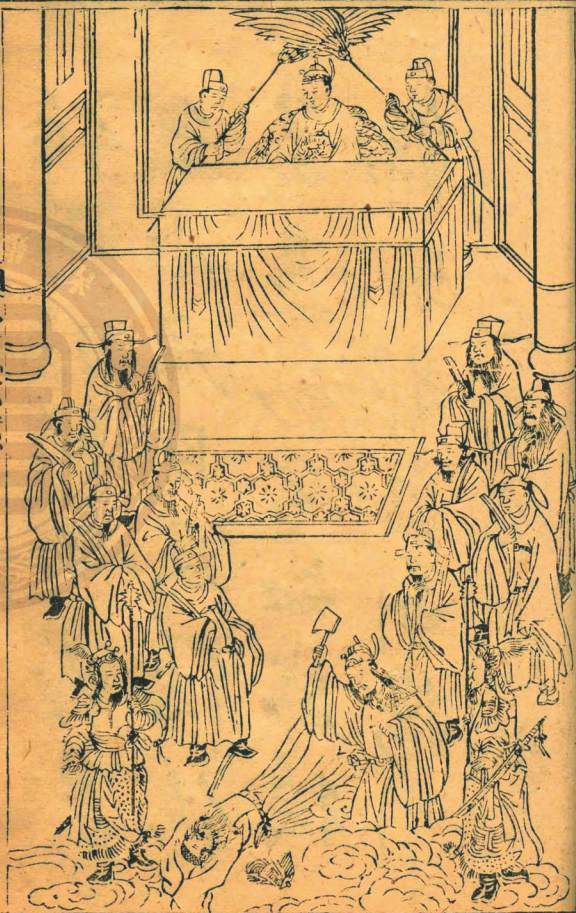
受恩不感

忠六八

樂善堂

所抽豐。異不念前恩。但薄贈之。兄曰。我此番來。欲尋一生路。似此回家。必填溝壑矣。異終不顧。兄含怨而去。越一載。異革職。狼狽旋里。族中有百餘人。迎於里外。大聲曰。此負恩人也。爭指罵之。異慚憤不敢辯。尋病死。覺世篇註登

西王斯泛海。風壞其舟。得登一山。遇猩猩。救入穴內。飼以果實。越年餘。有商舟經其處。猩猩送之附舟。依依作惜別意。斯既登舟。語舟人曰。吾聞猩血染衣。千年不變。可共捕之。舟人皆怒曰。彼獸而人。汝人而獸也。共推出之。感應篇像註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受恩不感

忠卒九

樂善堂

位為柱國冠羣侯  
 魚水君臣反結仇  
 若是越公知感德  
 錦帆那得到揚州

虞庭黎維



念怨不休

怨小隙也。或一事之犯。或一言之忤。縱當下不能漠然。過後便當消釋。胸中得多少便宜。多少受用。若念之不休。勢必報復。至于報復。則毒恨不知何所底矣。

案熊朝弼與秦國輔同官吏部。熊為文選司。秦為驗封司。兩人交情甚密。時屆大選。尚書問已銓者若干名。待銓者若干名。熊茫然莫應。秦代為登答。一一詳明。尚書甚喜。大加誇獎。熊心懷嫉忌。從此事事與秦為仇。雖同盤飲食。同案辦事。不啻敵國。居家每憶前事。常撲案大怒。其子諫曰。同官如兄弟。此小過失。可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念怨不休

忠羊

樂善堂

正所謂小不忍也

撲案大怒恨念極矣

此此舊怨未平則禍幾伏矣

此此舊怨未平則禍幾伏矣

以相忘。熊曰。彼於堂尊前辱我。何啻撻諸市朝。此怨安得不念。子不敢再諫。越歲餘。熊轉刑科給事。秦轉侍講。時當秋爽。退朝無事。諸翰林相約至酒園演長生殿戲文。忘係忌辰。被熊訪知。曰。二載之怨。可藉此洩矣。即上疏糾劾。指秦為罪魁。奉旨革職。餘降調。秦有去官詩云。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熊一日上殿奏事。舊怨未平。語侵前尚書。上惡其詆毀大臣。降旨切責。尚書查出熊掌文。選時營私數事。臚列奏聞。上即着該部究擬具奏。熊百計央當道。向尚書求情。尚書曰。吾非記小怨者。但渠欲我忘情。渠何不忘情於秦國輔耶。竟議革職。即

稍減然已  
無益

念極必悔  
悔時必愧

日驅出都門。適秦原官起復。進京途中相遇。秦不提前事。握手叙舊。厚贈盤費。能謂其子曰。當初不聽汝言。致貽今日之愧。悔無及矣。

崇正癸未。山東濟甯南關有文帝武帝二廟。久圯。庠生王道新陳益修等捐貲競勸。鳩工重修。卜吉上梁。廟後界清真寺。回教楊生花楊化龍。侵獵廟地。糾黨拆逐。益修不平。偕兄嘉修弟尚謙王宏等。公呈總河禁止。生花銜憾。邀截益修於途。捶毆幾斃。剝其雙目。以倭刀插數次。塞以礦灰。羣為得計。斷無生理矣。夜半益修夢一綠袍偉人持酒命嚙之。有聲。家人驚聞。次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念怨不休

忠七

樂善堂

夜又夢一人唐巾藍衣。排闥而入。趣益修起云。吾來醫子。手擊腦後。死血迸出。目孔噴血如注。三夜見一老嫗。先餉以杏。繼餉以李。使吞之。又投羊眼盈把。益修接之。吞其二。兩目復生而明矣。益修恐生花等復思害之。避去舊里。甲申年。流寇郭升至濟甯。將生花合族十三口。一一剜目剖心。戮於市。乙酉學政校士。拔陳氏兄弟俱高等。鄉試益修並弟尚謙同修。廟王宏王道新俱中式。聯登甲第。益修授江南貴池令。居易錄

施閏章矩齋雜記云。陳刻有奇報錄。余親見其目瞳子微異。前州人無異辭。故信其不誣。而記之又毛西河合集。記此事甚詳。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念怨不休

忠主

樂善堂



自古同官若弟兄一  
 言不合兩相傾寃家  
 路上偏相遇回想當年  
 面皮賴

渭川劉詩銘



輕蔑天民

天生斯民君長之官分治之民固天民也居官者逞志作威惟吾所為或厚歛或酷殘或苦役輕視小民不啻草芥豈知民有好惡天必從之未有蔑棄天民而不禍其身及其子孫者

隋麻叔謀為開河大總管起天下民夫十萬尅日興工十人為排五十人為隊分段挑濬前段疏通後段阻塞排長隊長俱斬峻法嚴刑日夜催督沿途餓死病死及受責被斬而死者屍骸遍地民間房屋墮墓稍礙河路登時拆毀由汴至淮二千餘里去城二十餘座毀民屋數百萬間拋棄骸骨不可勝計一日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忠三

樂善堂

受鬼責衛不自責遂成大惡

傷心慘目乃如是耶

糜毒極矣開河之事害亦至此耶隋至元氣斷衰殆

晚間叔謀出帳閒步見林中火光燦然疑為有寶往視之有無數披髮鬼蜂擁而來將叔謀擒倒攢毆大聲喊救眾役奔來已昏暈不省人事延名醫藥元方胗脉云為鬼風吹入頭腦服藥而愈戒之曰貴恙雖痊每早須食羊羔培養元氣方免舉發叔謀出令著百姓供應羊羔不惜厚賞有大盜陶姓兄弟三人其祖墳適當河道求免無策忽聞羊羔之令大喜夜間盜人家肥澤幼孩去頭足割肉成塊五料烹煎送至營門時叔謀方用膳見送羊羔者舉筋恣意而食其美異常命重賞之陶不受每早供獻無缺叔謀感其情留酒飯謂曰爾何不將蒸羊之法傳授

照送來  
句天理滅  
絕腰斬不  
足蔽其事

庖人爾可免費。吾亦心安矣。陶避席跪泣曰。那有蒸羊法。止有蒸孩子法耳。叔謀驚詢其故。陶曰。初次所送。乃吾子。二三次。乃吾兩姪。親丁不足繼。只得轉盜他家兒。以伸孝敬。叔謀曰。吾與爾素昧生平。何苦如此用心。陶告以求免祖塋之故。叔謀曰。此易事耳。但羊羔必須照舊送來。陶謝應而去。此風一倡。不逞之輩。皆盜殺幼孩。以求親媚人家。有小兒者。俱燃燈守夜。不敢安眠。後煬帝知其殘虐大怒。腰斬之。

附蘇州劉心城。名錫。九庚戌進士。初為廬陵教授。應滇聘。道過黔中。回舟泊郵亭。夢長面偉人告曰。某宋將也。在唐朝為商。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忠告

樂善堂

一寺。見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至宋初。升為偏將軍。姓曹名翰。征江州。久不下。怒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猪。受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屠者。即余也。有緣相遇。願垂哀救。劉蹶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也。頃門啟。捆一猪出。號聲震地。劉喝買載回。放之閭門西園。用是刊因緣。徧布。夫猪孽重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聽經餘慧也。余辛未。同公聽講於節中堂。公述其事。余至西園。猶及見此猪。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

徐白舫太史海南一勺合編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忠孝五

樂善堂



紫泉宮殿瑣煙霞  
 不取喜  
 博作帝家玉  
 爾不緣歸日  
 角錦帆應是到  
 天涯  
 如今腐  
 草無螢火  
 終古垂楊有  
 莫鴉  
 地下若逢陳  
 後主  
 豈宜重  
 問  
 後庭花

李義山隋宮詩

辛巳六月陳瑛



擾亂國政

名言

國政天下之公事也。以一己私意更變之。是為擾亂。蓋祖宗成法。有司奉行已久。民亦安以為便。有一番更改。則多一番驚擾。近則為害一時。遠則貽患後世。不可不慎也。

宋王安石以學識傲天下。神宗信任之。當國時。創立新法。有免役。首實。青苗。諸名。而青苗尤為民害。其法春時出庫資貸民。至秋收徵還。取息二分。貪官猾吏。緣是為奸。出則扣剋。入則加倍行之。經年天下大擾。鄭俠繪流民圖以獻。神宗感悟。欲罷之。安石猶強詞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其

安石祇知其利不知其害所以國執

天變不足畏。數語及復肉刑之事。安石自墮地獄。天道豈有私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擾亂國政

忠七六

樂善堂

黨呂惠卿等復力持之。帝遂中止。安石又與其子雱私復肉刑。議未上。而雱死。安石以園地為僧寺。遍作佛事。燭光中恍惚見雱。荷枷鎖。哭曰。議復肉刑罪通於天。永沉地獄。萬劫無出期矣。後安石遭貶。途中聞有人呼猪者曰。王安石來食。呼狗者曰。傲相公來食。安石不敢住宿。連夜遁去。安石既死。其親郭權病絕。復甦。云在冥中見一獄。題曰。永禁奸邪。中有貴人被械。白髮大目。雖不言其姓名。人皆知為安石。蔡卞之妻。即安石女也。令人問權。見相公否。權不肯言。但云宜速作功德。其在陰司受罪可知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擾亂國政

忠十七

樂善堂

聰明蓋世目全忠聘

覲朝堂氣概旌新法

行時天下亂民間者

卡喚翁公

復常



賞及非義

賞以勸有功。非義而賞之。是旌惡以長奸也。如保舉之事。上司不能實心廉訪。好巧者多列薦章。而奉公守法。潔己砥節之士。反多屈抑。至邊方將領。賞擢尤所當核。若上下扶同。不察真偽。奸卒猾弁。冒級希賞。而奮力報効。不屑寅緣者。不得一與賞格。又或有終身疆場。一戰失利。而論死者。嗚呼。賞替則罰濫。其何以服人心乎。

○**案**馬士英。貴陽人。崇正時。為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到官甫一月。檄取公帑數千金。餽送朝貴。事發遣戍。流寓南京。與阮大鍼相

太上感應篇圖說

賞及非義

忠三

樂善堂

結甚歡。十五年。流賊陷鳳陽。禮部侍郎王錫衮薦士英才可用。起復總督鳳廬等處軍務。十七年三月。京師陷。懷宗崩。南京諸大臣倉猝聞變。議立新君未定。士英擁兵迎福王至江上。大臣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論定策功。加少傅。士英既秉政。首起其黨阮大鍼。及平日諸所相善者。無不得美官。逆案諸奸。盡得復職。死者悉予贈卹。降賊者入賄不問。仍以原官用。諸白丁隸役。輸重賂。立躋大帥。都人為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其行賞倒亂如此。我兵渡江。王出走。士英率眾渡錢塘。欲抵杭州。被擒斬之。

千古同慨

賞及非義  
則義士不  
樂効死能  
無敗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賞及非義

忠主九

樂善堂

地坼天傾日權杆賞不  
 公去眉多冒廕白木盡  
 膺封金帶尋常物銀魚  
 草莽同罪魂歸地府依  
 舊手金空

周文潔書





刑及無辜

居官者當  
慎省

便是人生  
大病

刑以懲有罪。無辜而刑之。是以民命為草菅也。夫誤罹於法。當為之辨雪。况可濫及耶。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羅織無辜。敲朴成獄。為世所共戮也。宜矣。及字是波及之義。一時不察。無意中牽連受累。即是豈必有意。故入而後遭天譴。或刑不獨殺。戮笞杖皆不可忽。

羅友恒為泰州司理。居官頗廉。惟賦性拘執。憚於改過。時有大盜殺人劫財。羅責捕嚴拿。已經就獲。庭訊時。盜攀其有仇富家。臧姓。臧呼號稱冤。羅不聽。比為從律擬絞。上司報可。臧有女。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忠八十

樂善堂

取罪在此

孝哉女也

桂姐刺臂血。具詞願代父死。羅不聽。後雖訪知其冤。緣案已定。不肯自認。失入之罪。遂置之臧。被決時。其女抱父屍一痛而絕。羅任滿。改四川司理。異遠不起。告病歸里。因無子。囑媒娶妾。有韓媪。云近有臧姓新亡。遺女十七歲。無所歸。情願為宦家姬。侍羅用五十金買之。見其女容色可人。應對安雅。大喜。是晚成親。女闔戶。家人聞房內羅求饒之聲。大駭。又聽女云。我乃孝女。蒙上帝封為貞靜夫人。豈肯與爾為妾。汝向日無辜害我。父今來取爾。赴陰司質對。求饒何益。眾將門撞開。見羅已七竅流血。死矣。女無踪跡。蓋桂姐之霧也。後訪韓媪。並無其人。亦係鬼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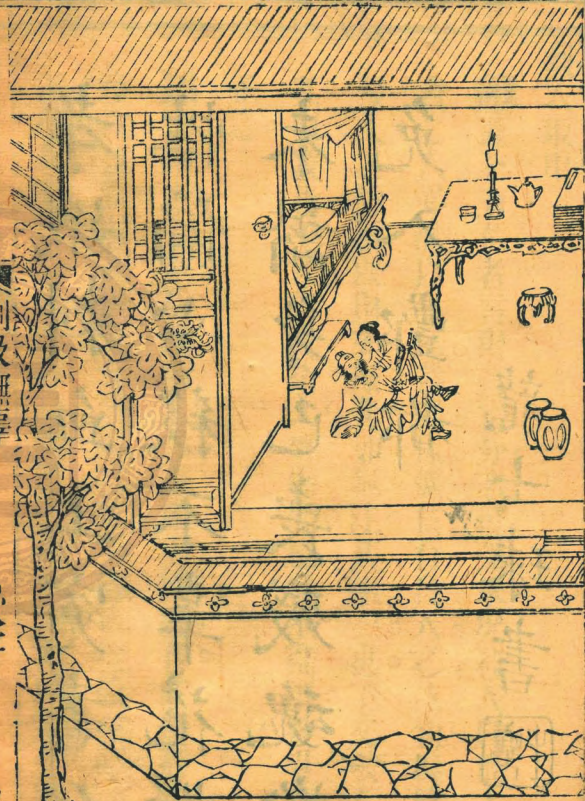
陰靈可畏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忠士

樂善堂



孝娥刺血上冤書任  
 性偏心殺不辜花燭  
 未諧身已喪殘魂難  
 免入酆都

龍士球書



殺人取財

此指有位者言財有定分不可強求况殺人以取之乎惟奇貪之人必濟以異酷蓋綠林曠技有殺人之伎倆握篆緝符有殺人之權柄取財如探囊如挹注其轍一也下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指平人言此指大奸極惡也各本徵事援引多襍今特正之

傷天理

前朝章大修為廣南太守有庫吏陸姓者家饒於資女極美章欲謀其財並取其女屢諷之陸不應章懷恨在心一日獲大盜使人囑之令攀陸許以減罪盜遂供陸為同夥拘到案嚴刑

惡孽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忠三

樂善堂

債主來矣

拷問陸不承認用滾油炙其指乃誣服章率役搜贓將家財盡沒入己其女官賣暗令人買回乘夜送入衙中姦佔女不敢拒後生一子章憐愛殊甚及長乘肥衣輕飲酒賭博無所不為章數十年官場中欺心之物任其浪費稍有違拂即持刀欲弑章避至杭州遊淨慈寺謁天方和尚問生子不肖之故時爐中煎茶正沸天方曰居士欲知此種因緣可將手入湯中章曰沸湯如何可入天方大喝云沸湯汝尚難受滾油中人怎生禁的乃作偈曰十八年前官運好買盜誣良計太巧那知天譴破家星父子仇惡添煩惱竹爐湯沸尚難禁滾油鍋內殘龜繞冤冤

大喝作傷

役章遍身

汗下然已

無散

相報在今時。肺肝洞見。方纔了。章後胸生毒瘡。潰爛五臟。皆見而死。其子竟不收屍。隨卒陸氏。席捲家資。轉嫁。享有其業。

爾常川江陰俞生。乾隆某科南闈。雜試甫畢。頭場。卽治任。衆怪而問之。言語支吾。而色甚慘沮。力詰之。不得已。始告曰。言之痛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病革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寃殺二囚。爲大罪惡。昨詣冥司對案。陰報當絕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地獄之苦。已不得脫。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慈也。汝兄弟各勉爲善事。而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忠三

樂善堂

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污卷。昨三更脫稿。倏一人披帷入。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愁苦。責子曰。汝旣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奈何忘我遺囑。致我奔走道路。辛苦備嘗。且重獲罪。若再不悛。禍不旋踵矣。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譴。拘繫九幽。行常削髮入山。披緇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幸諸君垂鑒。此哀焉。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夜談錄又奪命錄前編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忠凶

樂善堂



油鏽烈焰肆誅求使盡威風  
 不轉頭已取重賞歸掌握又  
 謀弱女侍衾稠痴心枉作子年  
 計敗子祇供一瞬遊胸上生  
 瘡腸肺露令人世之笑幸修

杜夔勳書



附錄

漢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至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有女子從樓下出。云妾姓蘇。名娥。廣信縣人。蚤失父母。夫亦久亡。有繪錦二十餘疋。資以養生。賃車載繪錦。與婢名致富。執御。前往別縣貿易。上年四月初十日到此。日暮不敢行。因就亭止宿。婢夜得疾。腹痛。妾往亭長龔壽家。取火乞漿。壽隨操刀尾。妾至車旁曰。汝從何來。車載何物。丈夫安在。妾不爲答。遽前把臂欲污。妾不肯從。壽卽以刀刺脇立死。并殺婢致富。投屍亭東空井中。取繪錦去。妾慘情莫訴。今奉告使君。言畢痛哭。敞曰。汝欲發屍以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忠全五

樂善堂

何爲驗。娥曰。妾上下皆白衣。素絲履。俱未壞。次日掘之。果然。敞乃遣役捕壽。拷鞠具服。仍下廣信縣驗問。悉與娥語無異。收壽妻子皆繫獄。敞奏壽殺人取財。爲惡陰密。寃魂自訴。今古罕聞。請并誅其妻子。以昭陰報。上許之。感應篇集註

萬曆中江陰焦某。以楚中典史遷知事。赴任江行。有楚僧募金六百。往普陀山樹剎。附舟而南。焦推僧入水。取其金。次日忽見僧從水出。曰。吾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爲君有。自是日現形入夢。焦憂懼得病。抵家益劇。薦寃禳謝。無所不營。僧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還我命來。要六白金往南海去也。焦叩頭哀乞。

終不聽。時所得金已盡。忽一日僧持刺相訪。直入堂中請見。僕告以主病。僧叱云。吾非募金者。有事見汝主耳。焦方負床呻吟。妻子環泣。復聞僧來。大駭云。索命鬼變幻如此。不如速死。奪刀欲自殺。家人方抱止。而僧已至前矣。謂曰。某人也。非鬼也。去年風浪中。自分必死。忽有一燈。引入蘆瀟。遇漁舟救免。故復募六百餘金。將往普陀償願。因過此。知君有異病。特來釋君之疑耳。焦曰。金盡奈何。僧笑曰。吾本無意索金。何必如此。舉家聞而羅拜。贈以衣履。不受一飯。而別。使人跡之。果乘南海舟去。自是鬼形遂絕。而焦終不自安。竟死。止一子。年尚少。方應舉。以親喪不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忠公六

樂善堂

赴。一日無故走江干。跳怒浪中以歿。僧後自南海歸。聞而嘆息者久之。同上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主人故惟主母撫一子一女。一老僕執役已歷三世矣。會主母將嫁女。使僕徵田租。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不敷用。主母仍令僕自存。僕念身常出外。慮此銀有失。因攜入館中。密以情告。蔡乞代爲收藏。蔡納之箱中。曰。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歸復命。主母并索前金。湊用。僕乃往取。蔡不承。曰。汝那得有銀存我處。僕曰。先生毋戲言。幸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爲汝家教

子弟豈爲汝作看財奴耶。僕大驚爭辯不已。蔡又聲色俱厲。卽欲解館。主母因疑僕。立門外慰蔡曰。先生勿氣。吾當責此叛奴。呼僕入痛責。索償。僕無以自明。但批頰自罵。至夜自縊而死。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親筆備錄其事。自述昧心滅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經。比人知覺。體已冰矣。其自供詞。衆爭錄之。以爲文人無行者戒。

奪命錄前編

洞庭山蔣舉人剋剝營利。致富十萬。雖至親不取一毛。一日盜劫其家。鞭撻炮烙備施。罄其所有。席卷去。盜喜過望。殺牲載酒。賽願於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崖絕無人。居盜登祭畢。酣飲大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忠十七

樂善堂

醉不虞廟祝共舟人截攬而去。盜歸無計。嚴冬凍餒。共斃廟中。此殺人取財之報也。然世之殺人取財者。不必盡是劫盜。如貪吏取財。斃人刑獄之中。豪家取財。迫人死喪之際。庸醫取財。乘人危急之時。其爲殺人一也。揆之往蹟。皆墮惡報。

感應篇集註

臨川李春湖學士。其大父亶誠封翁。少時家甚貧。壯歲賈於粵。常獲利。而素性任俠。故屢罄其所有。後往交趾市肉桂。艱苦備嘗。數年得八千金之蓄。而歸途遇太平司馬。素所識也。見其顏色慘沮。叩其故。曰。我爲縣令時。嘗因公事挪移庫金八千兩。今爲後任所揭。上司檄至省。將參革勘。追恐身家非我有。耳翁曰。



我有八千金在此。今舉贈君。以之清補官帑足矣。毋戚戚也。某司馬曰。君數年之瘁。始有此金。一旦盡畀之我。我何安乎。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而妻子監追。其輕重相去。何如也。委金不顧而去。司馬得金。事遂解。翁自是改爲猗頓之術。不十年。家至數百萬。春湖學士以長孫登科。甲入翰林。擢春坊。翁皆及見之。嗟乎。世之積金以遺子孫者多矣。倘遇不肖子孫。千金一擲。其棄八千金。特瞬息間耳。視李封翁委金而去。無異也。但此則救人之危。濟人之急。適足以成盛德。受榮封。天下稱之。後世傳之。其棄金之得失。相去又何如哉。奪命錄

太上感應篇圖說

忠人

樂善堂

嘉慶己未。鼎元姚秋農學使名文田。浙江歸安人也。己未歲元旦。有人夢至一官府。聞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而不。知其爲誰也。及臚唱。姚公爲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公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憲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於公。請必置之死。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夫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祇大魁天下。司民命者。可以興矣。

